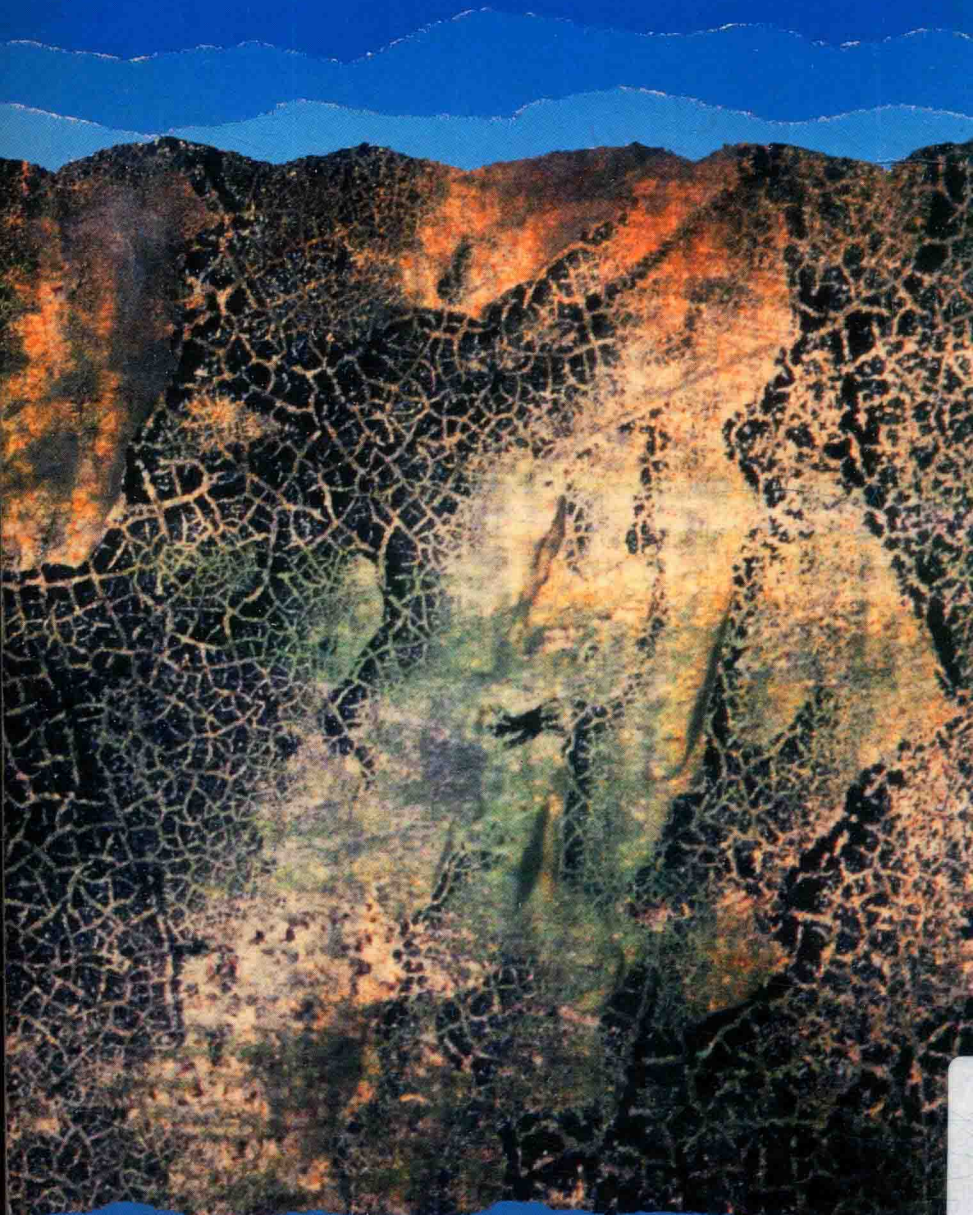


海外文叢

侯榕生·隴西行



OVERSEAS CHINESE WRITERS SERIES

海外文叢

隴西行

侯榕生著

三聯書店香港分店



海外文叢

策 劃 · 蕭 滋

執行編輯 · 潘耀明

隴西行

責任編輯 · 蔡嘉頻

裝幀設計 · 李淑嫻

版面設計 · 馬健全

書 名 · 隴西行(海外文叢)

作 者 · 侯榕生

出版發行 · 三聯書店香港分店

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號

JOINT PUBLISHING CO. (HK)

9 Queen Victoria Street, Hongkong

印 刷 · 陽光印刷製本廠

香港柴灣利眾街四十號二十四樓

版 次 ·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規 格 · 大三十二開(137×210mm)二四〇面

國際書號 · ISBN 962 · 04 · 0610 · 9

© 1987 Joint Publishing Co. (HK)

Published & Printed in Hongkong



• 作者(1986年7月於華盛頓)



• 在戈壁灘祁家寨留影(1982年)



• 敦煌莫高窟牌樓下，與香港二小友合照。(1982年)

陌務，以迎花甲之年，居然換了新工作，只有在美國才有
這樣的事。工作時間由夜間十點半至清晨七點，這種長期
掛打夜戰，居然體力尚可應付，亦非始料所及，看來這得
堅守工作崗位到65歲退休才好，話是這般說了，一時否堅持
下去，誰也不知道。

歲內，像夢一樣地過去了，再來一次歲內，二年，

恐怕今生唱不了啦。在英高密的牌樓下的那所像店，是與

裕達仙過二小友陳國照先生（廖深寬女士全照）二位來自香

港，~~相遇~~^似在西安鐘樓飯店，再過在酒家，飯館，同遊玉川

園，紙來在北京又遇上了，同往王大人胡同榮傳飯店，他

仙七乘火車早三點鐘，四點鐘，抵達北京，七點鐘，他

相遇，止尊有緣，~~相遇~~^似今歲內，生單可

目次

- 1 自序
- 3 隴西行的起因
- 11 隴西行的序曲
- 23 雙城記
- 54 再記西安
- 73 昭陵與乾陵
- 91 章懷太子與永泰公主墓
- 99 楊貴妃墓·茂陵·霍去病墓
- 114 在西安的自由活動
- 123 在西安最後的日子裏
- 137 西安至酒泉的火車上
- 153 酒泉遊蹤

- 228 227 223 218 211 202 186 176 171 164
- 侯榕生的著作
侯榕生小傳
後記
敦煌街景及尾聲
玉門關抒情
張義潮與河隴十一州
三危山與莫高窟
西去敦煌路
再記酒泉
魏晉古墓與夜光杯工廠

自序

隴西行，純由臥遊而起，起而行，則全仗《中報月刊》的支援，此文由一九八三年九月開始在《中報月刊》連載，至一九八六年八月完結，整整三年，雖然隴西之遊實際上只遊了兩個星期。

在這三年中，人事上也頗多變化；西安友誼商店門前所買的柳條袋，歸贈同事女友，酒泉送禮物與這位女友家人，不幸，在本年五月，這位女友馬素雯女士，已因癌症去世，病發現，開刀，至死，不過一年。下葬時，幼女及老母撫棺大慟，幼女哭喊「我要媽媽」，不肯讓棺木入土，見者無不心酸落淚，皆黯然離去，我就是其中的一個。馬女士，回族，為前駐新疆馬呈祥將軍之女，享年四十歲，遺二女。

至於我個人，去年，一九八五年三月，無意中進了美國郵局服務，以近花甲之年，居然換了新工作，只有在美國才有這樣奇事。工作時間由夜間十點半至清晨七點，這種長期挑燈夜戰，居然體力尚可應付，亦非始料所及，看來還得堅守工作崗位到六十五歲退休才好，話是這麼說了，能否堅持下去，誰也不知道。

隴西行，像夢一樣的過去了，再來一次隴西行二本，恐怕今生唱不了啦。在莫高窟的牌樓下的那張像片，是與旅途所遇二小友陳關照先生、唐潔寬女士合照，二位來自香港，我們相遇於西安鐘樓飯店，再遇於酒泉、敦煌，同遊玉門關，後來在北京又遇上了，同住王大人胡同華僑飯店，他們是乘火車至寧夏，內蒙古，抵達北京的，萍蹤遊迹，處處相遇，也算有緣。今《隴西行》出單行本之際，特將此照刊出留念。

第一章所引用《西遊記》資料，其實與本人隴西行蹤無關，我個人深愛此文，故全文保留，在此再向該資料作者程舜華先生致謝。

有關張義潮資料，均由輔大史學系同窗好友趙瑞珊供給，而沿途所及之地，有關資料，趙學兄亦隨時提供，使拙作未落「到此一遊」俗套，多謝多謝。

拙作中特用一章寫北京城，以做西安、北京兩城比較，仍係對「舊京」不能忘懷之意，如果北京城不拆除，又是何等氣魄？思之惘然。

拉雜寫來，權當爲「自序」。

一九八六年十月五日於貓廬

隴西行的起因

「隴」是甘肅省的簡稱，隴西行即是往甘肅省西部一遊，雖然甘肅省有縣名隴西，却跟本文搭不上關係。隴西行的起因，乃是本人「臥遊」引起來的結果。「臥遊」即是將地圖攤在床上，手拿某地名勝古迹介紹，按圖索引。臥遊可以涉高山如履平地，過大川如達摩老祖的一葦渡江，不必有籌劃旅費的煩惱，訂飛機、車、船票的頭痛，愛怎麼遊就怎麼遊，神遊千萬里之外，累了，就倚枕小憩片刻，無憂無慮，無牽無掛，真乃人間一大樂事。

正巧來自台灣的友人，爲了擴大我的「臥遊」範圍。特請留台家人寄來一套絲路之旅的圖片書籍，此乃台灣海盜公司出版，原書取自日本。此書包括陝甘二省及新疆天山南北兩路，介紹了絲路沿途的名勝古迹。這樣一來，不但擴展了我的臥遊地域，並連帶想到明朝吳承恩所著的小說《西遊記》。

在京戲的舞台上，根據《西遊記》的描述，塑造了唐三藏、孫悟空、豬八戒、沙僧等形象，凡是看過京戲的朋友們，都知道這四位是什麼扮相，在此省去描寫。《沙橋餞別》的戲中，唐太宗唱道：「提龍筆，寫牒文，大唐國號。孤御弟，唐三藏，替孤代勞。各國內，衆蠻王，休要阻道。到西天，取了經，即便還朝……」。這段二黃慢三眼爲余叔岩留下來的八張半唱片之一，味道醇厚動聽，凡是宗余派老生的內外兩行，唱不好這一段「提龍筆」，就算是道行不夠，還得再學再練。至於京戲中的孫悟空，那更了不得啦；花果山水濂洞悟空

出世，美猴王大鬧龍宮，得來趁手兵器金箍棒。《鬧天宮》，把二十八宿天兵天將打得落花流水。《鬧地獄》，是跟閻羅王過不去，痛揍大頭鬼小頭鬼等衆鬼卒。此外，還有《十八羅漢鬥悟空》，《五百年後孫悟空》，《真假美猴王》等等劇目。自一九七九年，大陸恢復傳統京戲後，美猴王就鬧到美國來了，連鬧帶鬥，一共三年，連老美都知道中國有位 Monkey King，可見美猴王神通廣大到何等程度了。

豬八戒，除《高老莊招親》一劇，都是配角性質。這位豬公，貪睡好吃兼好色，專給猴哥穿小鞋，是個可氣又可笑的角色。這兩年來，豬八戒也走了運，最近大陸新戲《豬八戒出世》，儼然以主角姿態出現。沙僧者，隨班上下而已，保定唐僧，西天取經，少了沙僧，就不算是《西遊記》。

唐三藏騎着白龍馬，帶着孫悟空、豬八戒、沙僧三大弟子，在往西天求取真經的路上，飽受驚險，遇見衆多要吃唐僧肉的妖魔鬼怪，端賴美猴王舞動金箍棒，拔起毫毛，遇妖降妖，遇怪捉怪，實在玩不轉了，自有南海觀音大士，我佛如來等助以一臂之力。京戲的編劇家們，根據這些故事情節，編了不少戲，創造了妖魔鬼怪等等形象。如：金錢豹的金眼大仙，盤絲洞的月露仙子，無底洞的耗子精，火焰山的紅孩兒，搖錢樹的張二姐等等。豐富了京戲的劇目，勇猛開打，五光十色。設若干餘年前的玄奘法師不生西天取經的善念，明朝這位吳承恩先生再富於幻想，也編不出《西遊記》來，京戲的舞台上，也無法創造出唐三藏、孫悟空、豬八戒、沙僧以及一些妖魔鬼怪的形象。那麼，京戲舞台將是減少光彩，十分寂寞。

說到唐三藏的出身家世，也很富傳奇色彩，唐三藏是鎮江金山寺長老由江中撈到的棄兒，據棄兒懷中血書記載，姓陳。長老替他起名江流，托人撫養到一十八歲，削髮爲僧，取法名玄奘，磨頂受戒，堅心修道。要知其身世來歷，可看《西遊記》第九回：「陳光蕊赴任逢災，江流僧復仇報本。」

根據傳記，玄奘法師是個十分瀟灑的美男子，本身精研佛學，意志力極爲堅韌。而佛教自南北朝以來，因受政權分割和各個政權不同政策的影響，形成了分歧局面。到了唐代，面對疑問百出的佛教經義，尋求一個正確的指正與解釋，成爲當務之急。而尋求佛典的根據的活動，更急於需要。唐玄奘生得其時，自然加入了

鑽研佛經的行列，終於走上西天求取真經的路徑。

在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記載，（此書爲玄奘弟子慧立和彥增所著）三藏法師係於唐太宗貞觀三年八月由長安出發，同行的有經西域來長安的客旅，沿途也有絲商加入行列，並受到沿途地方官吏的迎送，日行夜息，備極辛勞。抵達天竺後，在該地居留十二年，其中五年鑽研經典，於貞觀十九年返回長安。而《西遊記》的作者吳承恩故弄玄虛，把他出發與返回的日期有所更改；出發的日期是唐太宗貞觀十三年，回朝的日期是貞觀二十七年，書中是這樣寫着：「都說三藏自貞觀十三年望前三日，蒙唐王與多官送出長安關外。」十四年後，返回長安，太宗問道：「遠涉而行，端的路程多少？」三藏道：「總記菩薩之言，有十萬八千里之遙，途中未曾計數，只知經過了一十四遍寒暑，日日山，日日嶺，遇林不小，遇水寬洪，逕經幾座國王，俱有照驗印信。」叫道：「徒弟，將通關文牒取上來，對主公繳納。」太宗看了，乃貞觀十三年九月望前三日給。太宗笑道：「久勞遠涉，今已貞觀二十七年矣。」此乃吳承恩故意把年代弄錯，做爲小說虛幻的一個隱點。歷史上只到貞觀二十三年，貞觀二十七年，唐太宗早已龍叡上賓了。

玄奘等一行在經過玉門關後，漸漸步向地廣人稀之境，碰到了一望無際渺渺茫茫的大沙河，岸傍立着「八百流沙界，三千弱水深」的石碑，警告過往客旅。在這裏，玄奘又收服了水怪，取名悟淨，這就是俗稱沙僧的那位。所謂流沙河，即是位於天山與崑崙山之間的莫賀延磧，遷延八百里的流沙沙漠，絲路之旅所介紹的白龍堆，可能就是這塊地方。

收服了沙僧後，師徒四人，繼續前進。走到伊吾世界——即今新疆省哈密——高昌國的使臣已在這裏恭候，堅約聖僧師徒到高昌國講經傳道。於是改道天山南路，往高昌國而去。這條道路經過吐魯番盆地，此處終年酷熱，山脊都是紅色，似火燒的般，這就是《西遊記》中所描寫的火焰山。周圍八百餘里的一片火海，人畜無法通過，若無鐵扇公主的芭蕉扇來暫熄火焰，西天取經是去不成了。孫悟空前去借扇，又引出《西遊記》中一段高潮，三調芭蕉扇，佔了四回書目，京戲《白雲洞》又名《芭蕉扇》，即取材於此。四十餘年

前，由萬籟鳴三兄弟所繪製的中國第一部卡通長片《鐵扇公主》，也採用此段情節，哄動一時，五十歲以上的朋友們還能記得吧？

高昌國，並非虛構，爲唐代西域諸小國中說漢語者，國王麴文泰，是漢人，提倡國民教化，不遺餘力。聽說玄奘西行取經，故特派使臣迎謁來國，宣講佛典。玄奘在高昌國講授一個月的《仁王經》，並約定取經歸來後，將留高昌國傳道三年，宣揚佛法。這樣，高昌王麴文泰方勉強放玄奘等上路，並贈備僕二十五名，馬三十匹，黃金百兩，綾絹五百匹，還有兩突厥王的通行手書，雙方灑淚而別。

按高昌國的國都，距現在吐魯番縣城東四十六公里，此地夏天溫度總在攝氏四十度到五十度之間，全年降雨量不到三十公厘，很適合遺迹的保存。現高昌城北端一門保存較好，尙可見曲折的甕城，內城在最北部，城中有四層殿基的遺址，在基址東面與西面，還有十多處遺址。此高昌古城與離吐魯番東十二公里的交河古城，同爲今日絲綢之路的重點觀光文物。

所謂玄奘取經歸來當在高昌國講經三年之約，並未實現，高昌王麴文泰，時常阻遏西域諸國的朝貢，上遣使責問，麴文泰道：「唐去我七千里，沙磧二千里，鸞飛於天，雉伏於地，各得其所，何必相逼。」太宗大怒，命大將軍侯君集領兵討平之，並於交河城設安西都護府。這是貞觀十四年的事。清代紀曉嵐《閱微草堂筆記》云：在哈密闊石圖嶺上，有侯君集平高昌碑，守將砌以磚石，不使人讀，謂讀之風雪立至，屢試不爽。玄奘師徒離開高昌國後，繼續南下，所走之路爲絲綢之路的南道。經過無羊城，篤進城，阿耆尼國。無羊城即現在的布干，篤進城是現在的托克遜，阿耆尼國一般相信是現在的焉耆。現新疆境內的南疆鐵路，起於吐魯番，終站庫爾勒，正經過上述諸址。

在阿耆尼國受到冷淡待遇之後，玄奘一行又經過了屈支，屈支即龜茲，亦即今日的庫車，也是絲綢之路有名的地方；當地百姓喜愛音樂，能歌善舞，龜茲音樂，素聞名於世。再西行，經塔里木河上流的下龍池，《西遊記》中也有所記載。

經過了無數妖魔鬼怪的困擾，讓係悟空、豬八戒、沙僧三位師兄弟，各展無量的神通法力，也讓上界的如來、觀音、玉皇大帝等佛道兩教的高神，展現出濟世救人的本領和宏恩後，三藏法師等終於接近了西天之界，進入天竺國境。

玄奘法師最終目的地是現今印度德干高原上的王舍城——今名Rajshahi，朝拜了靈鷲山，最後留在那爛陀寺鑽研大乘佛法，他對於此寺是這樣描寫的：「僧徒數千，並俊才高學也。德重當時，聲馳異域者數百人，戒行清白，律儀淳粹，僧有嚴制，衆咸貞素，印度諸國皆仰則焉。」——《大唐西域記》卷九。

當年那爛陀寺既爲大乘佛法研究中心，聲譽隆重。雖說「僧徒主客，常有萬人」，必然還有好多佛教僧侶被拒於門外者。那麼，應如何決定入寺學習的資格呢？當時的甄別考試似乎分成兩種，十分有趣。第一步由守寺門的高僧出題考試，詰難一番，答不出來的只好忍羞離去。通過守寺門的這番考試後，進得寺來，再經過一次「詳論藝能」的更嚴格考試。兩關全過，就可以留寺研究，享受「公費研究生」的待遇了。但是，宿舍與膳食的安排，要按其人佛理上的成就，各有不同。我們的留學生玄奘法師，據《三藏法師傳》記載，其待遇如下：

「日得瞻步羅菓一百二十枚，檳椰子二十顆，龍腦香一兩，供大人米一升，其米大如烏豆，作飯香鮮，餘米不及。唯摩揭陀國有此粳米，餘處更無。獨供國王及多聞大德，故號爲供大人米。月給油三升，酥乳等隨日取足，淨人一人，婆羅門一人，免諸佛事，行乘象輿，那爛陀寺主客萬僧，預此供給，添法師合有十人。」（卷三）

他在留印度十年中，前後共有五年在那爛陀寺研習佛法，並遍遊五印，一面在拜佛聖迹，以示其景仰之誠，同時亦到處訪求名師，質疑問難。在他將離印返唐時，當時的霸主，也是那爛陀寺的大護法鳩摩羅王與戒日王，競相邀請，敬禮有加。戒日王並在曲女城召開十八國參加的護法大會，請我們的留學生玄奘法師宣揚大乘佛法。最後，由印度諸國王沿途派人護送，返回大唐國境。

按靈鷲山，素有靈山之稱，因釋迦佛祖多居此山並廣說妙法之故。現在，佛教在印度本地勢微達六七百

年，佛祖聖迹，無論王舍城、靈鷲山、那爛陀寺等，均已蕩然無存，只餘殘塔廢墟，供後人憑弔而已。

玄奘法師於公元六四五年——唐太宗貞觀十九年返抵長安，帶回一百五十粒舍利子，八尊佛像，以及由西天取回的五百三十夾，六百五十餘部經卷，接受天子百官的歡迎；萬民的歡呼和祝福。法師駐錫弘福寺，是日，上空飄舞着五光十色的彩雲。後曾一度前往洛陽，寫下了永垂不朽的《大唐西域記》。

而後，即開始翻譯佛經，共譯梵文經典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。據說從漢代以後，我國共譯佛經五千卷，其中四分之一強，是出自玄奘法師之手。此外，並創始了「法相宗」，以闡明「萬法唯識」和「心外無法」為宗旨。其根本的意思是：宇宙萬物，不過是人的意識動搖所現出的形象而已。這在當時的中國佛教中成爲一種新奇的學說。

公元六六三年——唐高宗龍朔三年，玄奘法師在譯完《大般若經》六百卷後，心志已竭，次年二月五日圓寂，享年六十三歲。原葬長安城東滻河東岸的白鹿原上，高宗總章二年，也就是法師圓寂後五年，遷葬城南少陵原畔，並興建寺院和舍利塔以資紀念。唐肅宗題塔額「興教」二字，故名興教寺。現此寺尚存，保修良好，寺內西跨院名叫「慈恩塔院」，玄奘葬骨塔在焉，此寺爲西安市名勝古迹重點文物。

「絲綢之路」，爲近年來熱門旅遊話題，中外人士不乏爲之介紹絲路上的風光古迹，在中國境內的絲路，即由西安出發，經甘肅省河西走廊，出玉門關，至新疆天山南北兩路，也就是當年唐三藏西天取經所走的路綫。談到絲路，也可聯想到孫悟空、豬八戒、沙僧，保定騎着白龍馬的唐僧，往西天取經的形象，起碼我這名臥遊者，即由絲路之旅這本圖片書籍，聯想到《西遊記》的故事來了。

我這臥遊的範圍，跟着玄奘法師的足迹，曾到了印度德干高原，然後又回到中國。但並未幻想做絲商，經阿富汗，再至波斯灣，把絲綢送至歐洲各國。一來阿富汗境內有蘇聯佔領軍，伊朗國內的霍美尼洋和尚，更是思之可怕，用不着費那麼大的牛勁胡思亂想，還是在中國廣大疆土上任我神馳遨遊，並非遊罷一次即將一切資料放回書架，就放了手的。而是把資料放在床頭書桌上，閑來無事就攤開地圖往大西北去也。一來二去